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二十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　鍾

語林卷二十四

明　何良俊　撰

企羡第二十二

夫自賢者日損見人之賢者日益夫苟見人之賢企而望之常若不及則其進吾寧有窮乎故曰好善優於天下不虛耳

趙文楚拜東海柏道經滎陽縣令曹嵩嵩是文楚故孝廉迎路謁候文楚不爲留嵩遂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

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文楚畢辭歸范曄後漢書曰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不就後舉有道拜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

張楷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范曄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父黨夙儒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

李元禮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别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庚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范曄後漢書曰庚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郭林宗聲望顯重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林宗嘗行陳梁閒遇雨巾一角霑折二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一角云作林宗巾

荀慈明荀爽已見嘗詣李元禮李膺已見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孔北海孔融已見深重鄭康成鄭玄已見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殷芸小說曰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椽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魏文帝大重虞仲翔仲翔在吳帝令設虛坐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為墟父老猶稱嵇公竹林述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為田墟時有遺竹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　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見者無不脩敬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　晉書曰萬子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萬子父安豐王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

國寶

廣陵戴若思戴淵已見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周僕射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

謝公少有美譽時多慕愛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公公問其歸資荅云有蒲葵扇五萬公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謝太傅能為洛生詠謝本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恒以手捉鼻為之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帝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謝混小字奉璽紱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張鏡已見少與顔光祿延之鄰居顔談議飲酒喧呼不絶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顔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𤣥顔指謂坐賔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虞愿拜後軍將軍褚彥回詣之不值見其牀上積塵埃

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南史曰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除太常丞散騎常侍

王仲寶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語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何思澄已見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任中丞任昉已見欲造阮居士阮孝緒已見而不敢嘗至其兄履

之許輙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

元文若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琊王誦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魏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宣武朝高肇擅國肇拜司徒日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視不見軌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臯寫溫文筆傳於

江外梁武見之歎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趙郡李渾嘗燕聚名輩詩酒正懽譁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作洪鍾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語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韋敬遠志在放逸不干世務薛仁友裕慕其恬靜數載酒候之談宴終日薛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稱雖復栖栖惶惶徒為勞耳至如韋處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不及何其樂也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貞素徙與相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

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馬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海外是索靖所書
羊愔能書人姓名曰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妙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朱景玄唐朝名畫録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至
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
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虚士因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呉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

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巳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崔湜甚重陸象先太平公主謀引崔為相崔曰陸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爾者湜敢辭主為言之遂並知政事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時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倪設餞于路因語之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蘇司業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元德秀已見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名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櫂考功郎中知制誥

殷直清達於名理摭言曰殷寅字直清陳郡人　自恨言理少對以未嘗面劉慎虛嘗想見其人

張嘉貞為相閱堂按見宋璟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

息

蕭頴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頴士每加箠楚輙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奥耳李冗獨異志曰頴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獨孤郁是權相壻歷掌綸誥有美名憲宗常歎曰我女壻不如徳輿女壻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系結廬其上系亡後南安人猶思之為立小亭號其山為高士峯

段文昌有別業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嘗杜門力學於此俗稱之為段公讀書臺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劉昫唐書曰杜牧字牧之司徒佑之孫好讀書攻詩為文常自負經緯才畧為湖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

文宗常戚戚不樂一日幸三殿東亭見横廊架巨軸上指謂畫工程脩已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内臣懸於東廡下上舉玉如意指張説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暨萊公南遷時北使至内宴宰執使者與坐歴視諸相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王聖塗澠水燕談録曰陜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

蔭以脩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范文正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東都事略曰王質字子野旦猶子也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知荊南府為政有惠愛名為史館脩撰拜天章閣待制

黄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

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紹聖中用蔡京之請置元祐黨籍刻石禁中時尚書省國子監亦有石刻國子監有無名子以朱大題其碑上曰千佛名經

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語坐客曰莫看殺我否

陳無已已見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已晚得詩法於黄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

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為山谷道人燒也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曰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紹聖中除中書舍人以論不合去國

唐侍御以論錢尚書去國同朝送之館學為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為唐氏百年口實周公瑾癸辛雜識曰唐仲友之父侍御堯封孝廟時以禮部侍郎除副端有直聲嘗論錢尚書左遷小龍

施聖與嘗使金親王至不肯退班一時稱其有守後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

中指聖與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宋史曰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遊太學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官給事中假學士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不敢復以為請使還有言其事於上上嘉歎不已

承暉生自富貴居家頗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金史曰承暉字維明好學淹貫經史五經皆經師授謹守力行不為虛文累官中都留守元兵至中都失守仰藥而死

趙文敏公趙孟頫已見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學

士承旨求致仕去文敏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

寵禮第二十三

何良俊曰今郡縣不請士宰相不俛眉之日久矣昔孔子當春秋問齊魯陳衛之君聘問接轍其道雖不得大行然不可謂不知之也世猶悲其不遇使生於今之世苟非守章句擢甲科曾不得與士之最下者齒安望其若此哉三代之風邈哉邈矣東漢猶有徒見二千石不

如一逢掖之言或者東漢去古未遠夫以秦檜之當國猶能優一陸士規時宋室雖季非無多聞懿實之士柰何其所禮者特文華浮競之徒卒之挾勢黷賄而後之不欲下士者遂為口實夫天道下濟而光明上不下交世漸否塞徒使有志之士憤嘅盈襟嗚呼斯豈特在上者之過哉

趙元叔舉郡上計到都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貎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
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涸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
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
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
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
行傴僂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
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
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
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群
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
失柂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妍故法
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
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
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
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伊憂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時司徒袁逢受計

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

計吏數百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趙獨長揖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趙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延置上坐顧語坐客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李元禮恒以疾不送迎賔客積二十日乃一通客惟陳

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踰五十相與為爾汝交張隲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

邴根矩邴原已見在魏為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還住昌國宴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中諸君必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頃之而根矩先到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擥履而起迎謂根矩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乃遠自降屈誠副饑渴之

懷

王仲宣初入長安蔡中郎見而奇之時蔡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仲宣在門倒屣迎之仲宣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蔡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曽祖龔祖暢父謙皆有名漢世粲避亂依荆州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勸表子琮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典畧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劉南郡劉肇貽王濬沖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猶少之帝謂諸人曰以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為異耳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謝鯤已見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盻敦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晋書曰王尼字仲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時泰山胡毋彦國與瑯瑘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

東裴遐五人並已見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筭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名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共齋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持羊酒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入就馬廄下與孝孫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明帝嘗引紀思遠於廣室慨然憂天下言社稷之臣欲

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紀議擬辭避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晉書曰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祖亮呉尚書令瞻少以方直知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以久病去官不聽加散騎常侍王敦作逆帝使謂之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桓宣武取羅君章羅含已見為别駕以廨寺喧雜非靜默所居乃於城西小洲上更立茅屋竹果蔭宇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宴若有餘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

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荀令則為征北將軍褚公褚裒長史既到褚公謂參佐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王東亭當之吳郡就汰公道人宿别晡許府家往瓦棺寺設幔屋竟一寺東亭至汰公為設豆藿麋汰公自啖一大㽺東亭難汰公遂强進半甌須臾東亭行帳設名

飲食果炙畢備汰公都無所噉

王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脩已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輙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風雨亦不以車也周祗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甲云桑椹最好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黄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倂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語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

近比黄柑即引甲為賓客

車武子與吳隱之已見皆以寒素博學知名武子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日常設席待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郡主簿胤少為王胡之所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宋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玄保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戲謝混一見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語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羊敬元嘗詣謝領軍混謝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康樂

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謝混襲封望蔡侯）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廬陵王（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瑯琊顏延之沙門慧琳（弘明集何承天曰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並周旋異常都督徐羨之嫌其暱狎過甚嘗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

王脩王（王球已見）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常還家卧不時入

直江夏王義恭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嘗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云茶茗焉

王僕射王儉已見高自標位嘗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公作

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諳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范尚書范雲已見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鄱陽王

曰南史曰臨川名宏鄱陽名恢武帝二弟也我與范尚書少便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遂草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省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沖即愉之世父休源從沈麟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禄大夫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名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孔休源來都寓止少府孔登舍范侍中雲到少府登謂詣已拂筵整帶備水陸之品范停箸命休源休源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范食休源食都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竟日同載還家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到溉山池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梁武賭得之即迎置華林宴居殿前移石三日都下傾城縱觀時謂之到公

石

盧辯素重寇儁待以師友之禮每閑暇輙詣儁燕語彌日恒云不見西安居煩憂不遣

後周寇儁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不覺屢為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高熲在隋文帝朝任寄隆重當時莫比隋書曰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明敏有器局隋文帝知熲習兵事用為府司録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封渤海郡公呼為獨孤而不名北史曰熲父賓仕東魏大統中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帝嘗語之曰伐陳之役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皆被踈絀因謂熲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高祖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張沛在同州時任正名為録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張嘉貞免歸鄉里御史張循憲採訪河東薦嘉貞材堪憲官則天名見垂簾與之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只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

中宗於立春日内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悦紅葩之先開訝

黄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歎美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而名不衰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時七月十五日苦雨

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待制者擡步輦名學士來時元崇為翰長中外榮之

肅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潁王恃恩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絶粒何乃爭耶李鄴侯家傳曰時諸王請聯句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顔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益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飡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

蕭茂挺父旻以莒丞抵罪潁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

楊綰在代宗朝恩遇甚厚綰時有疾每引見延英特許扶入綰亡後帝語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德宗狩山南道路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名陸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顔閒太子以下皆賀

韋綬在翰林劉昫唐書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

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唐詩紀事曰鄭絪字文明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憲宗初拜相四年罷絪守道寡欲所居不為烜赫事以篤實稱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摭言曰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

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牛奇章帥維揚日杜牧在幕中杜夜間微服狎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杜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杜始隱諱公取一篋示杜皆街子輩報帖言杜書記平善

柳公綽在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疑公綽禮太過公綽

曰奇韋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和魯公梁貞明三年在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曾公知舉獨愛范魯公質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輙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五代史記曰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累遷翰林學士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

士以巳及第時名次為重凝舉進士時第五後知舉選
范質為第五質位至宰相封魯公皆與凝同當時以為
榮

王元之謫黃州日時蘇易簡知舉適放榜易簡奏曰禹
偁翰苑名儒今乞以全榜諸生送於郊外上從其請

錢文僖（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
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
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
僖遣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髙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詡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下者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髙為之動四座偉之

范蜀公鎮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獨敬重蘇子瞻子瞻來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黄陵

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元仁宗拜趙文敏為學士承旨眷之甚厚常呼其字而不名

有人言國史所載不宜使趙孟頫知帝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優以禮貌置在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語侍臣曰中書每言

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
趙承旨或累月不至官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
帝特敕御府賜貂鼠裘

傷逝二十四

夫死生去來特旦暮耳而昔人傷之無乃幾於怛化耶
杜輔玄有言共陰而息尚有將別之悲竊轎以遊亦興
中途之歎况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往而不返能無傷乎
若氣機迴環逝川不息固當知之濠上耳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歎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范巨卿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一名氾少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吾殁後以尸埋巨卿户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於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與張元伯為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馬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

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怳然覺寤悲歎泣下范時爲郡功曹具告太守請往奔喪便具服投其葬日范未及到

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
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云是必范巨卿
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
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于野慟既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
徐孺子徐穉已見前後為群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萬里赴
弔常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

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穉仁讓聞於天下黄瓊辟公府不詣黄死穉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酹

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鄭玄已見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孔北海孔融已見與蔡中郎蔡邕已見素厚中郎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魏文帝（曹丕已見）愛楊德祖（楊修已見）才美德祖誅後帝追憶之德祖嘗以寶劒與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樓玄到廣州密求虞仲翔故宅處徘徊躑躅哀歎悽愴不能自勝

陸士衡士龍與弟耽同時遇害叅軍孫惠歎曰不意三陸相携亂朝一朝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悼痛如此

潘安仁與石季倫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爾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衛洗馬亡謝幼輿哭之慟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荀中郎亡後荀羨已見　晉中興書曰荀令則鎮淮陰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石季龍死胡中人亂羨移鎮下邳撫納降附甚得衆心卒年三十八穆帝歎曰荀令則王敬和晉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年二十六卒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王東亭亡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

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王文度與竺法師友善高逸沙門傳曰竺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道徽高扇譽播山東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具瞻弘道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東二百里峁山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九終于山中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王忽見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王亦尋沒

羊曇少為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為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范蔚宗謀逆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出詩賦美句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為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宗少文（宗炳已見）妻羅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亡後少文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王曇首亡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齋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齊豫章王亡梁武哀痛敕王元長融為銘王作銘曰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

劉孝陵為太子中庶子俄而病卒南史曰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祖勔贈司空父悛散騎常侍孝陵清雅有學行工屬文仕至太子中庶子太子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辯博奕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

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南史曰劉潛字孝儀祖勔父繪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即孝威也

王威明王規已見亡後昭明與湘東王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梁書曰蕭繹字世誠封湘東王後即大位為世祖孝元皇帝

到長史亡昭明與晉安王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

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兹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内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説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寳理

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物故其人文筆引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梁書曰蕭綱字世纘昭明母弟也封晉安王後即大位為太宗簡文

皇帝

梁簡文為侯景幽縶題壁自叙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畧曰簡文為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孫右軍孫璉已見亡後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為榮

崔浩誅後畦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畦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意尚不已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

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盧元明與潁川王由友善忽夜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及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

夏侯夬好酒北史曰夏侯夬字元廷魏驃騎將軍道遷子也性好酒與南人辛諶

庾遵江文遥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燕儻或有知庶共為樂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酒爾日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裴伯茂嗜酒踈傲以傷性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旁致酒

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事實北史曰裴伯茂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後為廣平王文學加中軍大將軍

柳匡道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頴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賜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

友痛惜如此北史曰柳𧦬字匡道河東解人少聰頴工草隸辭彩雅贍與𧦬農楊素為莫逆交除內史上士

唐太宗語房梁公房玄齡已見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杜如晦亡後帝嘗賜房玄齡黄銀帶語之曰昔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因泫然流淚曰世傳黄銀鬼神所畏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元魯山亡族弟道州元結已見哭之至慟或曰子哭無乃過哀道州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為之悽然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横戈開邊杖劒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畧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名拜宣徽北院使

江鄰幾云宋史曰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强學博覽為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為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嘗獻所著書召試集賢校理與蘇舜欽遊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税

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

近時無復此事五朝名臣言行録曰胡瑗字翼之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以范文正薦官太常博士學者稱為安定先生

蘇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陳矯語已見言語篇中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胷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没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東坡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繼而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坡言西方不無但箇裡著力不得語畢而終

彭器資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有姿色器資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紙筆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後不打這鼓投筆而

逝宋史曰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一神宗用為監察御史漢陽軍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傅會觧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上疏論列落職知徐州初汝礪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為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宫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及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房州别駕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孺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晁以道對賔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投睫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客曰世未嘗乏材前輩雖有殄瘁之感安知無後來之秀以道曰人材於世譬如名方靈藥之於病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為應所須而取効速也時坐客無不深味

其言

語林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敦源

語林卷二十五

明　何良俊　撰

任誕第二十五

世所謂任誕其孔門狂者之流與昔孔子傳道不得中行而思其次曰必也狂狷乎豈不以狂者志意高遠易於入道耶自東漢尚清名好為詭激之行魏晉以來又喜言莊老一時如嵇阮輩以率情任性為得大道之本其後阮孚謝鯤之徒咸共祖述浸以成風觀其脫落禮

教不持名檢固多可非然能爝然塵埃之表舉天下不足迴其顧則豈流俗所能庶幾乎奈何世無孔子莫為折中以斯人而卒於狂也惜哉

第五伯魚自以久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第五倫已見

戴叔鸞少便誕節後漢書逸民傳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曽祖遵平帝時御史王莽僭位稱病歸鄉家富尚俠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常學之以娛

樂馬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

晉文帝司馬子上已見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即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

壁障使内外相望教令清當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阮嗣宗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時阮有母喪嵇喜來弔阮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阮大悅遂見青眼

阮嗣宗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阮嗣宗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

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宣露醜惡同於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嵇叔夜性巧好鍛宅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鍛

劉伯倫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名士傳曰劉伶字伯倫沛郡人肆意放蕩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竹林七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

王安豐(王戎已見)頽朓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王尼已見)

謝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謝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聞之傲然長

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彦國初至值彦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彞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巳累日孟祖將排户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户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彦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畢茂世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茂世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

吏部也遽釋其縛茂世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出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毋輔之所知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

胡毋彦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彦國坐正衙揺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彦國復何為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彦國子謙之字子光

胡母彦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彦國亦不怪一日窺彦國厲聲曰彦國老年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彦國遂呼入與共飲酒

成公子安成公綏已見妙解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

周伯仁正有姊喪常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周僕射周顗與王公及朝士共詣尚書紀瞻宅觀妓紀有愛妾能為新聲周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

周僕射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

對偶有舊對從比來周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周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

宋禕是石崇妓緑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宫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阮遥集為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後拜散騎常侍性既好飲頻以金貂换酒為有司所糾帝置不

問

王丞相辟謝仁祖謝尚已見為掾到府通謁丞相以謝有勝會語謝曰人謂君能作鴝鵒舞一坐盡傾寧有此理不謝言佳便著巾幘而舞丞相令坐者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温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

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

賈

謝仁祖開率穎秀辯悟絶倫脫略細故不爲流俗之事

小時好著刺紋袴

謝鎮西謝尚已見酒後於槃案間爲洛中市肆工鴝鵒舞甚

佳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

作大道曲

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市肆不以為羞時在桓公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晉陽秋曰羅友字宅仁襄陽人好學嗜酒不持節檢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以其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送別友至晚問之荅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中路忽逢一鬼大見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

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

來方幅會戲

王佛大王忱已見性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故今世人猶稱大飲為上頓

王佛大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平子之為人婦翁嘗有慘王乘醉弔之婦翁慟哭王與賔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袁山松衿情秀遠妙解音樂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歌之聽

者無不流涕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嘗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謝每遥賛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搥脚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陶淵明嘗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俄望見一白衣人至乃是王弘送酒得便酣飲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

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顔光禄延之先為劉柳功曹在尋陽與淵明交欵後為始安郡經過日造淵明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

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侵辱不以為恥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名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王敬弘夫人是桓南郡女兄敬弘性愛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南郡遣信要其過巳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

顔延之好酒踈誕恒與物忤見殷景仁劉湛二人並已見專

當要任意甚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常語劉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南史曰延之小時經為湛父劉柳後將軍主簿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嘗以應對忤旨出為南郡

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新命定是何府謝荅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蕭子顯齊書曰超宗恃才使酒為齊高帝黄門郎在省常醉上名見問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忤旨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

袁尹（袁粲已見）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欵洽俄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邉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䇿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㫖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禄長史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二人志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南史曰庾仲容字子仲頴川鄢陵人祖徽之父漪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麄可顧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太子舍人

謝長史在省署時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叫達曙

張思光與弟寶積俱詣太祖思光於御前放氣寶積謝

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思光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共食思光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餐張寶積已見

蕭侍中蕭琛已見性通脫常自解竈事事畢餕餘便陶然致醉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荅曰速營糟邱吾將老焉南史曰暄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呉國張公亦稱耽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

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

又也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為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勸齊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挾彈攜壺遨遊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

胡倫許胡叟已見不治産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耻養子螟

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所餘餅肉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不以經意

王無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其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

房玄齡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久之房素不持錢鬻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顥至獻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劉昫唐書曰崔顥有俊才而無士行終司勳員外郎

崔顥好蒲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如此數四

賀知章晚節尤加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

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杜司徒（杜佑已見）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後著一麄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傀儡足矣後致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吾意正欲爾

陽城與二弟約凡吾所得俸入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

食米幾何買薪菜鹽凡用幾錢先具之餘悉以送酒家無留也

元微之廉問浙東有劉采春自淮甸來容色莫比元與欵狎遂留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耳謂采春也

杜牧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牧之持憲不敢邀致牧之

遣座客通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牧之獨坐南向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牧之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顔牧之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司空圖 已見 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

南唐後主頗疑北人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

樂迨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湘山野録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南唐李煜嘗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為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東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亦無如此何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即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

何承裕嗜酒狂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名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文苑傳曰何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惟翰鎮兖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馮吉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
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
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
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宋史曰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
人父道周中書令吉晉天福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周顯
德中遷太常少卿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
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
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
馮惟一為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
不名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

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

晏丞相晏殊已見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横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涑水

記聞曰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其夫好黄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受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客至輒䆫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酒肴或閑話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柜密宿有文行宋氏以為必貴亢跅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唯胡秀才名乃給衣冠使詣之既

而二子皆仕至顯官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在高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踈闊曼卿亦不為人所忌

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輙快作數弄墨莊漫録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隷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慎伯筠東美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

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遊好吹薤露署月衣犢鼻納涼門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子通故攝至賓位常享醉飽子通雖屢戒勗終不能止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

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

李舟容都下一年無差遣後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畋

受鄂倅劉淵才聞之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

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郡也奈

何棄之李驚問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

獨香聞者傳以為笑

王韶罷樞密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

樂入夜席客張讀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

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汝曹以娛賔而乃令坐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家妓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皆伏其量

米芾為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俄名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顔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髙所謂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張思光事已見

陳季常龍邱子甞自洛之蜀載二女侍以從戎裝駿馬至

谿山佳處輙住終日

周公謹甞與一時好事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畫

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

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檥櫂茂樹間指林

麓最幽處瞪目絶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

鄰舟數十皆驚駭絶歎以為真謫仙人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曰荆浩

字浩然河南沁水人業儒博通經史善屬文值五季多故隱於太行之洪谷自號洪谷子嘗畫山水樹石以自適著山水訣一卷

圖繪寶鑑曰董源江南人事南唐為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清深天真爛漫意趣高古論者謂其水墨類王維著色師李思訓兼工龍水無不臻妙

語林卷二十五

語林卷二十六

明 何良俊 撰

簡傲第二十六

昔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蓋簡者也故以子桑伯子為問及夫子曰可也簡則又以居敬行簡為可居簡行簡為太簡仲弓其善於用簡者乎嘗觀夫子在陳之歎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夫裁之者亦唯持之以敬而已此所載曰簡傲其即太簡者耶惜無夫子

以裁之終亦為伯子之流爾矣

世祖與嚴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子陵云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會稽典録曰上在長安中與餘姚嚴光俱共受學結好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

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井大春禀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時五王居北宮皆好賔客更遣請大春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刼大春既至就故設麥飯葱葉之食大春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大春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

趙元叔（趙壹已見）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幔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袁司空（袁逢已見）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謝承

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戴叔鸞才既高達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叔鸞荅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

龐德公居峴山南襄陽記曰龐德公南郡襄陽人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

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司馬徽已見襄陽記曰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膗衡年少在坐黍膗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搏以弄戲禰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荅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荅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積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淚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先主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值龐有容永年與龐素

不相識逕上龎榻上卧語龎曰俟客罷當與卿善談須臾客去龎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龎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龎大善之又法孝直宿自知永年遂並致之先主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先主拔為治中從事羕囂然自矜武侯密表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羕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當與孔明孝直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退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龎統斟酌其間遂

得諸公抵掌而談治世之務講伯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馬僕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擢為國士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侻失老語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有他志耶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托足下末縱盡心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惰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羕竟誅死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詣之時適蠶月德

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孫子荊為驃騎叅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便舍去

陶士行為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曰禮敬

年爵以德為先令鯤拜勢懼傷風俗士行不以為慙

庚太尉庚亮已見領江州辟孟萬年為部從事孟還都太尉引問風俗得失孟對曰還傳當問從吏太尉舉麈尾掩口而笑顧謂弟征西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即轉為勸學從事孟嘉已見 庾翼別傳曰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畧許之兄太尉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七州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

謝仁祖為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

殊道桓大以此知之

謝仁祖性輕率不治細行兄葬後往墓所省視還時王劉（王濛劉惔並已見）諸人共遊新亭王欲招仁祖先以問真長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真長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信要之仁祖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便回車

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但令種竹或問之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晉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桓子野桓伊已見最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詔桓箏歌桓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笛末取睹脚笛然後理調成曲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

出東府土山上作技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宋高祖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謝景仁諮事謝與語大悅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且為玄所名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謝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遂飽食然後應名

陶淵明在彭澤郡遣督郵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陶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

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王僕射王敬弘已見甞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叔源（謝混已見）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時稱爲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劉會稽之郡送者傾都王令明亦造别還過其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令明曰惟覺即時逢人耳（王惠王球並已見）

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偽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顔延之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於延之不相推重延之甚忿嘗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戸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路瓊之是太后父興之孫與王僧達鄰居嘗一日盛車

服謁僧達僧達不與言直語曰身昔門下騶路興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訴於孝武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南史曰孝武路太后者丹陽建康人以色選入宫生孝武帝孝建二年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太明四年太后弟子瓊之自陳有司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

檀超放誕任氣為州西曹時蕭惠開為別駕稍相凌辱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語惠開曰我與卿皆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檀超蕭惠開並已見

袁司徒粲閑黙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决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凑閒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劉儁在晉陵髙爽甞經途詣之了不相接髙甚銜之俄爽代儁為縣儁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云髙晉陵自荅人問其故爽荅曰劉儁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髙

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釋法願出憩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既不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徖吹清鐃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高僧傳曰釋法願本姓鍾潁川長社人移居吳興長城後出家為遠公弟子太始六年校長生舍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

張延符是思曼子張緒已見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齊武帝時朝政皆取决於王

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南史曰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不可充以為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翳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自娛逍遥前史縱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棲貧自贍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纓岸蹤凝情塗猾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狐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漁父之遊偃息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桂蘭綺靡叢雜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澗側元卿於是不歸伯休以兹長

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强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四海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彦望冠盖而長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邑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覔知已造時人騁游說容與屠博之間其歡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䰟推襟送抱唯丈人而已闕廷叟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儉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

梁武帝與何子哲何點已見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名見子哲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

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劉長史劉孝綽已見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於朝集公卿間無所與語輒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蕭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賔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

蕭侍中蕭琛已見少便朗悟有縱橫才辯初為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著虎皮韡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張吏部張纘已見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賔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賔客邵陵作牧郢藩規隨在江夏時張纘出之湘鎮邵陵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燕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信次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劉祭酒劉瓛已見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蕭茂鏡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昚素洽及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徐孝穆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陳暄以玉冒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䏶韡至膝不陳爵里直上孝穆坐孝穆初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為之小

減

眭夸少有大度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酒躭書浩然物表少與崔浩為友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浩遂以詔書投夸懷中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崔浩小字卿自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耶吾便於此將別夸乘一驢浩内之廄中冀將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而去魏書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高

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請與交拒而不許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剌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裴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時有文詠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崔瞻性既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

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

曰披藜藿也

王無功隱居河渚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為相繼為刺史皆請與相見無功曰奈何坐召君平耶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劉昫唐書曰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幼善屬文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答

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偏贈會者一日之内聲華溢都唐詩紀事曰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資褊躁然好施予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為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曰是必為海内文宗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

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李白甞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泛江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唐詩紀事曰宗之襲父日用齊國之封好學寛博有風槩與李杜以文相知

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為叅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

盧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都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

盧簡求已見致仕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鑿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多鄙之劉昫唐書曰劉贊祖子玄開元朝名儒父彙博涉經史唯贊不知書但以强猛立威吏畏之重足一跡仕至宣歙觀察使

李尚書名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尚書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為文章李益庶子為門户李益尚書猶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語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之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柳子厚先友記曰李益字君虞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僻疾以故不得用

張祐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鼇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鉤曰以月為鉤又問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黙然厚贈之

南唐嚴續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續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續自以少貴倦學羣從子弟皆以珍貨幾萬緡仍礪以儒業子孫舉進士者十餘人輟未勝衣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不許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文章承五代之弊穆伯長始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即自鏤板鬻于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引去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効顰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

貶乾州司户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郭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絶

李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

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葢韓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誠之終身不能平東都事畧曰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父緯為涇原路都監屯鎮戎軍夏人犯鎮戎緯師兵出戰而師司所遣别將逗留不進緯敗坐責降師中上書辯之師中累官天章閣待制言時政闕失乞名司馬光蘇軾復置左右貶和州團練使

錢思公錢惟演初謚思後改謚文僖師洛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俱在幕下思公以賔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以從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為贄列醞於庭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

果欲登閣當具酒簌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罷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宋元憲始名郊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言郊姓名於
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改名庠一日具
奏劉先書臣庠時李憲臣為翰長見奏指宋名曰此何
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絶云紙尾何勞問
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
更生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
父居外制最久既譽望素高一時咸以為宜充此選劉

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兩郡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指揮使郝質乎巳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張丞相天覺名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名赴京車蹄迎逐一何榮争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荅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里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

便是徐禧頟之而去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楊傑已見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録爾後當録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

顧廼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吾子行（吾衍巳見）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茍非其所願見輒從樓上遥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

楊鐵崖晚年卧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

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倪元鎮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其清閟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元鎮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元鎮令人紿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探梅花夷人以不得一見徘徊其家元鎮密令

開雲林堂使登馬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彛尊罍夷人方驚顧間問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者可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語林卷二十六